

杜里特和

美國著名係列童話

他的郵政局



美国著名系列童话

杜里特和他的邮政局

〔美〕休·洛夫琨 著

梁家林 译

旅游教育出版社

(京)新字168号

DOCTOR DOLITTLE'S POST OFFICE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HUGH LOFTING

根据1981年重版本译出

美国著名系列童话
杜里特和他的邮政局
〔美〕休·洛夫廷 著
梁家林 译

•
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1号)
颀又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规格: 787×1092毫米 1/32 5印张 10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3.00元
ISBN7-5637-0334-0/G·105

人物与角色

约翰·杜里特——原先是替人看病的医生，后改行当了动物医生。通晓动物语言，一心为动物办好事。

推我拉你——一匹非洲的双头马。

吐——一只猫头鹰，善于出谋划策。

扎热娜——一名非洲妇女。

嘎卜——一只鸭子，杜里特的管家。

吉扑——一条狗，杜里特的忠实朋友。

拱卜——一头猪，杜里特的好朋友。

快子——燕群的首领，质朴热情、聪慧过人。

库库——非洲凡地坡国的国王。

萨哈——杜里特的妹妹。

马克——一个卖猫食的。

不值钱——一只伦敦的小麻雀，聪明能干。

一只眼——一只信天翁，预测气象的好手。

开头的 话

杜里特医生最早是替人看病的，因他生性喜爱动物，也兼为各种飞禽走兽治病。结果把诊室弄得挺脏。有一回，一个老太太走进候诊室，往沙发上一坐，却坐在一只刺猬身上！后来，看病的动物越来越多，看病的人却越来越少。他就干脆改行当了动物医生。成天和动物患者打交道，时间一长，杜里特竟学会了动物语言。而且一来二去地说得越流利了。凭着他本来就博学多识，再加上这套独特本领，他带着动物朋友们做了不少好事，自然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危险……

下面这段故事发生在他从西部非洲旅行回来的路上。所以我先说上几句有关他如何去旅行的情况，然后就从他掉转船头，朝着故乡，扬帆返航讲起。

有一年冬天，杜里特的一位名叫“推我拉你”的非洲朋友（它是一匹两头马）在英国呆久了，有点想念家乡。在一个冷得叫人受不了的日子里，它向杜里特提了个建议，希望一块回非洲去度个假，哪怕一、两个礼拜也行。

医生欣然同意了这个要求。他自己也很久没出去走走了。他也想换换环境，躲一躲英国这十二月份的大冷天。

这次去非洲，除去“推我拉你”之外，他还带了几个伙伴：嘎卜鸭子、吉扑狗、拱卜猪、吐吐猫头鹰，还有一只小白鼠。

他们一路顺风，来到贝宁湾南岸。在那里参观了许多奇怪怪的非洲王国和部落。趁这个机会，两头马从容不迫地旧地重游，到它先前呆过的地方转了转。它算过了个快乐的假期。

一天早上，医生高兴地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一群燕子。燕子们一年一度迁徙英国的飞行就要开始，它们发现了医生的船，便飞了过来，问医生是否马上就回英国。它们愿意象上次那样与他结伴而行。上次医生从乔里金克王国逃出来的时候，就是和燕子们一路同行的。

医生觉得“推我拉你”也玩得差不多了，正打算要回去呢。他对燕子们的邀请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同意和它们一道上路。这一天其余的时间里，大伙可就忙开了。要把船收拾好，还要准备许多其它的东西。大家七手八脚地忙乱了好一阵子，要知道返回英国将是一个长长的旅程呢！

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切准备停当，可以开船了。于是起锚升帆，正好一阵不大不小的海风吹过来，医生的航船便向着北方开动了。我们的这篇故事呢，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目 录

开头的話

第一章..... (1)

1. 一个非洲女人..... (1)
2. 杜里特在军舰上..... (5)
3. 一个伟大的炮手..... (11)
4. 原来的凡地坡邮局..... (15)
5. 在凡地坡上了岸..... (19)
6. 无人岛..... (24)
7. 动物天堂..... (32)
8. 世界罕见的燕子邮政..... (37)

第二章..... (45)

1. 一个与众不同的邮局..... (45)
2. “不值钱”麻雀来了..... (50)
3. 帮助过哥伦布的海鸟..... (56)
4. 司蒂芬山岬上的灯塔..... (63)
5. 海鸥与船..... (72)
6. 气象局..... (79)
7. 函授教育..... (85)

第三章..... (88)

1. 包裹邮政..... (88)
2. 偷邮包大盗..... (96)

3. 珍珠与芽甘兰.....	(100)
4. 采珍珠的水鸟.....	(104)
5. 尼玛尼玛部落出了事.....	(112)
6. 医生获得释放.....	(119)
7. 一封神秘的信.....	(123)
8. 红树沼泽.....	(130)
9. 神秘湖.....	(135)
10. 邮政局长的最后一道命令.....	(144)
11. 再见了, 凡地坡.....	(149)

第一章

1. 一个非洲女人

返回英国的旅途中头一个星期的一天早上，约翰·杜里特和他的动物们在船舱里的一张桌子周围刚刚坐好，准备吃早饭。这时一只燕子进来请医生出去一下，说有话要对他

说。

约翰·杜里特立即离开饭桌，随燕子来到舱外的走道里。燕子群的头领正在那里等着他。这是一只非常灵巧端正的小鸟。长着很长很长的翅膀和一双敏锐而又明亮的黑眼睛。它的名子叫：“快子”。快子这个大名在全世界的鸟类国度里无人不晓。它是一个捕获蝇子的能手，又是一位驰名欧、亚、非、美的空中杂技表演者。一连好几年，它都囊括鸟类运动会飞行竞赛项目的全部冠军。就在去年，它又以十一个半小时的成绩，打破了它自己保持的飞越大西洋的纪录。平均速度达到每小时二百多海哩。

“噢，快子。”杜里特说，“有事儿吗？”

“医生！”小鸟用神秘的声音小声说，“我们发现了一只独木船。在我们船的前方偏东一点儿大约一海哩左右。船上只有一个黑人妇女。这个女人正在伤心地哭泣，根本就顾不上划船。这只小船出海很远了，正漂在危险的海峡里。可

是看样子她对危险不怎么在乎。只是坐在小船里不顾一切地哭着。你是不是去看看她，我想她一定是遇上什么事了。”

“好嘞！”医生说，“你在前边带路，我来掌舵跟着你走，你飞得慢点儿。”

约翰·杜里特走上前甲板，在燕子向导的带领下，掌着舵轮前进。渐渐地他看到了象个小黑点似的独木船在浪峰间时隐时现。这只独木船太小了，如果不是离的很近，就很难看到它。在广阔无边的海面上，它只能算是一根小棍儿。船中间坐着一个女人，她的头低低地弯在膝盖上。

“喂！你怎么啦？”快要接近小船，估计对方可以听见声音时，杜里特就开始大声喊道。“你怎么跑到这么远的海里来了？难道你不知道风暴一来那将是很危险的吗？”

那个女人慢慢地抬起了头。

“走开！”她说，“让我自己独自在这儿伤心吧。你们白人还没有欺侮够我们吗？”

约翰·杜里特把船靠得更近一些，很温和地继续和那个女人说话。因为他是个白人，别人可以不相信他的好意。又过了好一阵子，杜里特终于慢慢地取得了她的信任。她一边继续抽泣着，一边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已经废除了。对黑人的捕捉、贩卖在大多数国家里已被禁止。但是，还有少数坏人到非洲西部海岸来，秘密地捕捉、贩卖黑人，并用船把他们运到别的大陆去，强迫他们在棉花庄园和土豆庄园里劳动。

这个妇女名叫扎热娜。她的丈夫在战争中成了别国的俘虏。他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黑人。白人贩子们喜欢

这种可以干重活的男人，于是这些坏人用高价买下了他。

扎热娜对医生说，她已经坐着独木船在白人的船后跟了很久时间，央求他们把丈夫还给她。但是那些坏人们哈哈大笑着把船越开越远，到现在连个影子也看不见了。

医生听了这个女人的诉说，非常愤怒。他问扎热娜那些人贩子们的船走了多久了。

扎热娜回答说半小时以前就看不见了。她还说失去了丈夫，她该怎么活下去呢。当海盗船向北一直驶去，终于再也看不见时，她在独木船里放声大哭，也不想再回陆地去了。只是任凭小船在海上这么漂着。

医生对扎热娜说，他要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她。说完他就在开足马力立即去追。可是嘎卜鸭子提醒说，他的船走得太慢，同时目标也大，很容易被前边的人发现。如果人家发现后面有船追踪，就会设法不让你靠近。

于是医生把自己的船抛了锚，原地停好。自己下了那个女人的独木船。然后让燕子们做向导，沿着海岸线向北追去。一路上每一个海湾、每一座小岛他都要仔细看看，希望找到带走扎热娜丈夫的那艘船。

但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夜色慢慢降临，那天又正好没有月亮。作向导的燕子们也不能看得很远了。

医生说，入夜以后恐怕得暂时停下来。听了这话，那个女人又哭开了。她说，“到了天亮，那些黑心的人贩子们就走得更远了，那我就找不到丈夫了啊！……”说完又大哭起来。

杜里特医生安慰了她几句，就只管自己躺下睡了。可是

扎热娜的哭声很大，吵得他睡不着，再说，睡在那小船上本来也不怎么舒服。他只好又坐了起来。这时，一些燕子还陪着医生，没有离去。他们都站在小船的船沿上，著名的首领快子也在。医生就和他们谈起话来，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快子喊了一声，指着西边那一片漆黑的大海说：“你们看，那是什么！”

这一下，连扎热娜也止住了哭声。大家一齐转过脸去看。在茫茫大海的尽头，可以看到一点小小的亮光。

“一艘船！”医生喊了起来。

“是的。”快子说。“是一艘船，肯定是。我想也许是另一艘偷运奴隶的船吧。”

“嗯，如果是运奴隶的船，也不是我们要追的那一艘。因为方向不对头。我们追的那艘是朝北开的。”

“医生，医生，”快子说，“让我飞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船。再回来告诉你，也许它还能给我们帮助呢，这说不定。”

“太好了！谢谢你，快子。”医生说。

快子立即朝着很远很远的那一点光亮飞去，消失在一片黑暗中。

这时，杜里特医生想起了自己的那艘船。它停在离岸好几哩的地方，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医生开始着急了。因为按照快子那神奇的飞行速度计算，它早该飞去飞回了。

又过了一会儿，快子回来了。只见它翅膀急速地抖动着在空中飞了一个光滑的弧形圆圈，然后下降，最后轻轻地、象一片羽毛似地落在了医生的膝盖上。

“怎么样？”约翰·杜里特医生问，“那是条什么船？”

“是条很大的船。”燕子喘着气说，“有高高的桅杆。并且我想，也许跑得挺快。但是它是朝我们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它开得很慢，小心翼翼地，好象是怕碰上浅滩和沙洲什么的。这艘崭新的大船看上去富丽堂皇。在船两侧的小洞洞里，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大炮向外伸着。船上的人们也都穿戴整齐，一色漂亮的蓝制服。一点也不象普通的海员。船身上还漆了几个大字母——我想是这艘船的名字吧。可惜我不认识你们的字。不过我还记得这几个字母的样子，请你把手伸过来，我来画给你看。”

于是燕子使用它的一只爪子在杜里特的掌心里画起来。刚刚画了几下，杜里特就跳了起来，差点没把独木船给弄翻了。

“H·M·S·！”杜里特喊了起来，“这几个字母的意思是“皇家海军”。那是一艘军舰，一艘海军战舰啊！我们要追上贩奴船，正需要他们的帮助啊！”

2. 杜里特在军舰上

于是，杜里特和扎热娜开始拼命地朝着灯光方向划船。夜是很宁静的，但是一个接一个的海浪把独木船打得摇来晃去，好象坐在跷跷板上一样。全凭了扎热娜的技术，才能使小船一直向前走。

就这样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杜里特发现那艘大船不再朝他们开过来，好象是站住不动了。当他们终于来到大船跟

前，驶进了高耸的大船投下的黑影里，他才明白大船为什么突然不走了。原来，这艘军舰和杜里特自己的那条船碰撞在一起了！因为他把船停在大海上，却忘了点上标志灯。还算走运，战舰走得很慢，两只船倒是谁也没有受到损伤。

杜里特在大船的一侧找到了绳梯，就带着扎热娜爬了上去，然后去找船长。

在后甲板上他们看到了船长，只见他正威严地走过来，嘴里正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什么。

“您好！”杜里特凑上去客气地说，“今儿个嘛，嗯，天气还不错。”

船长走到杜里特面前，把一只拳头伸出来，在他面前晃了晃。

“你就是停在这里的这艘船的主人吗？”船长愤怒地说。朝船的一侧指了指。

“啊……是的……只是临时停在这儿。怎么啦？”

“怎么啦？！”船长脸都气歪了，“请你告诉我，黑夜里把你的破船停在海上，却不给任何灯光标记，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算是哪门子的航海家？我驾驶着皇家海军最新式的巡洋舰，正在追赶人贩子杰美·布恩。我找他找了好几个星期了。这一带的水路本来就够难走的了，走到这儿却咣当一声撞在了抛锚停泊在这儿却不点灯的船上。幸亏我的船走得很慢。否则，这会儿我的全体船员可能早泡在水里了！我冲着你的船喊了半天，没一点反应。于是我就上去看了看，又怕是一条海盗船在耍花招，我还带了枝手枪。我这么蹑手蹑脚地在你的船上走了一遍，却连个鬼也没见着。最后在船长室里终于有所发现，——有一头猪在安乐椅上睡大觉！你通常就

是这样在离船时由一头猪来临时负责吗？你还算是船的主人吗？你不在自己船上呆着，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去了？”

“我，……我和一位夫人，去划船……”杜里特回答说。说着又用安慰的目光朝扎热娜笑了笑。因为此刻她又哭开了。

“和一位夫人划船！”船长气得唾沫星乱飞，“那么我来……”

“是的是的，”杜里特说，“让我来做个介绍，这位是扎热娜，这位是船……长……”

没等他说完，船长就打断了他的话，命令附近的一个水手过来。然后又对杜里特说：

“我来教训教训你，看你还敢不敢把你的诺亚方舟^{*}扔在航道上，等着军舰往上撞。然后你再跑到大海洋上去谈情说爱！难道航海的规矩定出来是闹着玩的？”

说到这里，船长转过脸对跑过来的那个水手说：

“水手长，把这个人抓起来！”

“是！船长！”水手长回答。然后不由分说，便把一副手铐紧紧地铐在杜里特医生的手腕子上。

“可是，这位夫人，她遇上了不幸……”杜里特辩解说，“我当时走得急，把点标志灯的事给忘了。再说，我离船时还是大白天呢。”

“把他带下去！”船长大声命令道，“先把他带下去，待会儿我再枪毙他。”

* 诺亚是《圣经》故事中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他乘的方舟叫“诺亚方舟。”船长在这里用这个词是讽刺杜里特。

于是，倒霉的医生便被水手长拖着朝一个通向下层甲板的舷梯走去。快走完这个梯子时，杜里特突然抓住栏杆，坚持不松手，同时回过头去朝船长喊道：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告诉你杰美·布恩的下落。”

“什么？”船长轻蔑地用鼻子哼道，“把他带回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杜里特小声重复着，一边用被铐着的手掏出手帕来擤了擤鼻涕。“我刚才说，我可以告诉你人贩子布恩在哪儿，如果我愿意的话。”

“杰美·布恩？那个奴隶贩子？”船长差点没喊起来，“政府把我们派出来，就是为逮他的呀，他在哪里？快说！”

“当我的双手被锁起来时，我的记忆力就变得不好使唤。”医生慢吞吞地说，并用下巴指了指手铐。”如果您能把这玩艺卸掉，我或许能想起来布恩在哪儿。”

“噢！对不起！”船长的态度立刻大变。“吩咐水手长，快把他放了！”

“是！船长。”水手回答，然后从医生手上卸下铐子，转身要走。

“等一等，”船长喊住那个水手，“你去搬把椅子来，客人也许累了呢。”

接着，约翰·杜里特便把扎热娜找丈夫的那一番话又对船长讲了一遍。这时，甲板上其他军官们也都围拢过来，听他的讲述。

“毫无疑问，”医生最后说，“这个带走扎热娜丈夫的家伙不会是别人，就是你们要追捕的那个杰美·布恩。”

“是的。”船长说，“我也断定他在这一带海上活动。但是他倒底在哪儿呢？这可真是条不好捉的鱼。”

“他肯定是向北去了。”杜里特说，“你们的船快，追上他们没有问题。如果他藏在附近的这些海湾里。这也不要紧。我带了许多鸟儿朋友一到天亮，它们就可以发现布恩，并且把隐藏的地方告诉我。”

船长很疑惑地看了看周围的军官们，他们的脸上也都露出嘲笑的表情，认为这是说胡话。

“你说什么？鸟儿？跟你说话？什么鸟？……”船长说。

“我指的是一群燕子，”杜里特说，“他们正返回英国去避暑。承蒙它们好心，一路上为我的船导航。你们瞧，还不够朋友吧？”

这一次，周围的军官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边笑一边不住地用手拍着额头。他们认为这个医生肯定是个疯子。船长也觉得自己象个傻瓜似的，对一个疯子的话信以为真，听了半天。于是他立刻火冒三丈，马上命令再次把医生抓起来。

这时，这条军舰的副船长凑近船长的耳朵小声说：

“船长，何不把他带上，试他一试呢？我好象记得，还是我在沿海舰队服务的时候，就听人说过西边的一个国家里有个什么人有一套奇怪的本领，能和鸟类及其他动物打交道。名字叫什么杜里特。我看说不定他就是这个人。再说，这个人看样子也不象个坏人。说不定真可以帮我们一把呢。你看那个女人就很信任他，否则她也不会跟着他跑的。要知道，一个本地妇女，在一般情况下，是绝不会和一个白人男